

战斗、亲近、使命

(7)：「我舍弃生命，是为了再收回」：基督徒牺牲的意义 (I)

基督徒之所以甘愿逆转个人的私欲、守斋、克己为人，之所以能在苦痛中怀喜乐、举重若轻，正因他们不愿让上主独自承担世间的邪恶与苦难。

2025年11月28日

「这些人扰乱我们的城市，竟传布我们罗马人所不能接受，也不能遵行的规例。」（宗16：20）保禄和息拉的宣道被愈演愈烈的骚动打断，先是引发群众暴乱，随后遭受鞭刑与囚禁。这只是宗徒大事录中诸多片段之一，表明福音宣讲从伊始便激起了敌意。宗徒与初期基督徒屡遭监禁、凌辱与迫害，但最令人瞩目的，是他们回应苦难时，那份超然的宁静。此处场景中，保禄与息拉受刑后遍体鳞伤的身躯被囚在监内，伤处仍隐隐作痛，心神尚余当众受辱的眩晕，约在半夜时分，保禄和息拉祈祷赞颂天主，囚犯都侧耳静听。」（宗16：25）这反应与耶路撒冷的宗徒们在遭受毫无缘由的鞭刑后如出一辙：「他们喜喜欢欢地由公议会前出来，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。」（宗5：41）

在基督教的历史长河中，无数的男女老幼以属灵的深邃喜乐承受苦难，这在世人眼中实难理解。这种态度在任何时代都堪称惊世，尤其对于那个从

未接触、或已然遗忘基督信仰的社会。当时的人们时常流露出惊叹，正如二世纪《致狄格涅特书》所载：

「他们（基督徒）活出一种令人钦羡、公认卓越的生活方式。」初代基督徒与周遭文化形成对比的诸多特质中，包含他们对待疼痛与享乐的态度、面对苦难的应对，以及甘愿牺牲的心志：「他们被处死，却得重生；……遭受诅咒，反得祝福；受到凌辱，以尊荣相报；行善却如恶徒般受罚；被判死刑时，竟如获新生般欢欣。」[1]他们在煎熬中寻得生命的奥秘，超越了世人的理解范畴。正如基督的十字架，这种看待与体验生命的方式犹如狂悖：「为犹太人是绊脚石，为外邦人是愚妄，但对那些蒙召的——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——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。」（格前1：23-24）

挑战与机遇

当今许多地区弥漫着享乐主义的氛围，或许比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善常被简化为能带来愉悦之物，恶则被归结为引发痛苦之源。如今亦有人采取斯多葛主义（stoic）的态度，力求在逆境中培养自制力与韧性，但其根本视角仍围绕苦与乐打转，极少思索超越之事。这种观念的形成源于多重因素：世界多数地区安居乐业的机会倍增、欢愉娱乐触手可及、止痛技术亦远胜往昔。这些发展本属可喜，然而正如任何感知世界的变革，它们终将影响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轨迹。在此背景下，为基督受苦的意愿，或认定喜乐扎根于十字架[2]的信念，或许显得惊世骇俗，至少令人费解。这一切既构成挑战，亦蕴藏机遇。

挑战在于：立志在世间亲近天主者，与同辈浸润于相同的文化讯息。时代洪流或诱使他们重新诠释或柔化耶稣的教导——究其本质，这正是追求「无十字架的温情基督信仰」的诱

惑。但基督的宣言始终铿锵：「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我，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原故，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救得性命。」（谷8：34-35）；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纔结出许多子粒来。」（若12：24）诚然，「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乃是世俗基督教，并显明其贫。」[3]在基督内生活并与人分享此生命的道路，必经过十字架。正如信仰中诸多奥秘，我们在此再遇悖论：「要『生』就必须死。」[4]

然而在享乐主义的环境中，亦孕育机遇。基督徒在此境况中的非凡言行，正为开启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的对话敞开大门（参阅伯前3：15）。这正是福音在最初数世纪的拓展模式：与黑暗的对照反令基督真光愈显辉煌。当今基督徒若以牺牲精神从容拥抱十字架，必对同时代的人形成挑

战。他们承受苦难的方式——不戏剧化，不拖累他人——蕴藏着吸引人的特质，一如耶稣的忍耐与温柔（参阅玛11：28-30）。这终将引发追问，导向信仰的对话：为何基督徒能以宁静的心态承受苦痛？为何不奋起反抗？他们的喜乐源头何在？既然与众人同享世间美善，为何甘愿舍弃？这一切与基督信仰的天主有何关联？他们的牺牲于世间有何意义？

唯一的答案：基督

这些时常萦绕在基督徒心头的疑问，归根结底「只能找到一个真正和肯定的答案，即十字架上的基督。」^[5]基督徒之所以甘愿逆转私欲、克己为人，之所以能在苦痛中怀喜乐、举重若轻，正因他们深知：在奥秘而真实的层面上，耶稣的苦难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。「在教会的试炼与磨难生命中，用帕斯卡（Pascal）那句锥心之言来说，基督的极端痛苦

(agony) 将持续直至世界终结。」
[6]

这同一位耶稣「身为人类的首生者与赎罪者，继续在祂的肢体身上受苦，继续在普世人类身上受苦。」[7]当基督徒深刻体悟此奥迹时，不愿让上主独自承担世间邪恶与苦难之情便自然流露。因此，他们甘愿受苦的动机，并非源于清教徒式的道德观而对欢愉采取怀疑；也不仅是苦修的选择，或斯多葛态度，而是真正意识「同情心」(compassio，拉丁文原意「一同受苦」)，对刺透耶稣心灵的苦痛生成共感，渴望陪伴在祂身旁，使我们的心与祂的心同频共振。正如圣保禄所言：「今我在为你们受苦，反觉高兴，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，为基督的身体——教会，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。」(哥1：24)

这种心志与安提约基亚的圣依纳爵于公元110年前后，赴殉道的途中所言如出一辙：「请赐我仿效我的天主受

难的特恩。若你们心中有祂，必明白我的渴望，与我感同身受。」这位圣人彻底颠覆了世人对生死的认知：

「勿阻止我生活，勿期盼我死亡。莫将愿属天主之人交予世俗，勿以物质诱惑他们。」[8]这也正是驱动圣保禄宣告的同一精神：「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，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；为了他，我自愿损失一切，拿一切当废物，为赚得基督，生活在祂内。」（斐3：8-9）若与耶稣同在需要承受苦楚，并舍弃美好事物，我们甘之如饴；非因这些事物本身卑贱，而是因若将其置于耶稣之上，无异于在沟渠中筛选珍珠。

血滴之祭

牺牲——无论是回应上主的邀请主动选择，或是顺应上主的旨意被动接受，但始终以爱承担，唯有从基督的心出发，亦即「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。」（斐2：5）方能以真正基督徒的方式生活。若我们愿

「与祂同感」，进入这份「同情心」，默观我主的苦难将成为极大的助益。耶稣在十字架前感受如何？在此反思可带来的诸多启示中，我们可见基督的心灵对痛苦本能地退避，却仍自由地将其接纳为爱的行动，并怀抱复活的希望。耶稣全然奉献自己，深信所受之苦绝不徒然，所付之力必不落空，十字架终将转化为生命之树。

面对迫近的苦难，耶稣汗滴如血，这罕见的生理反应仅在极度压力或痛楚时才会出现。此刻，耶稣的人性之心显露其完美的敏感性；祂洞悉苦难与邪恶的本相，视其为可憎之物。这虽似不言自明，却值得重申：耶稣并非为受苦和为十字架而选择受苦和十字架；祂是自愿接受，视其为「我们赎罪的代价。」[9]在祈祷的挣扎中，耶稣向天父恳求：「若是可能，就让这杯离开我罢！」（玛26：39）向我们表明避开苦痛本属正当，然而祂随即补充：「但不要照我，而要照你所愿意

的。」因为在天主之爱的光线下，不仅应接受十字架，更当主动拥抱它。

既然我主在受难前夜，曾深感忧闷恐怖（参阅玛26：37-38），当我们面对痛苦牺牲时，心生类似感受，便不足为奇。这份抗拒不仅来自外界，有时十字架的绊脚石竟然存在我们的内心。罪恶是世界与人性中敞开的伤口，其真实程度足以引发真切的抵抗，不仅抗拒痛苦，甚至抗拒美善、情爱与天国。[10]脱离罪恶必经痛楚的挣扎：在此世间，在我们生命中，善从非不劳而胜。正因如此，天主的爱，那能治愈受伤之爱的纯洁的爱，奥妙地与苦难结合。圣德蕾莎修女深谙此理：「爱要求牺牲。但若我们爱至成伤，天主必赐下祂的平安与喜乐……苦难本身虚无；但若与基督苦难相融，便是奇妙的恩赐。」[11]

在革责玛尼园，耶稣以血肉之躯体尝了人性对天父救世旨意的抗拒。然而，尽管本能地退避，祂并非被迫承

受十字架，而是自愿接受：「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它。」（若10：18）苦难与十字架是当时权贵自由拒绝基督的结果，反射出人心对天主之爱的抵抗，这抵抗在教会史中，从绵延不绝的殉道事件里依然可见，直至今日。但耶稣将祂同时代人的自由决定，转化为爱的行动：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弃的。」（路22：19）耶稣深知，唯有透过这自我奉献的行动，爱才能重临世间：祂必须爱我们到底（参阅若13：1）；必须拥抱我们所有的仇恨、冷漠与悲惨……这拥抱开启了一场「爱的转化」^[1]，要求我们以对十字架的「应允」作为回应。唯经此途，我们个人与世界的历史方能与祂一同登入复活之境。

[1] 《致狄格涅特书》第五章

[2] 圣施礼华《炼炉》28；《基督刚经过》43

[3] 教宗方济各，2021年9月14日讲道

[4]圣施礼华《道路》187

[5]《基督刚经过》168

[6]本笃十六世，2010年9月18日讲道。参见帕斯卡《思想录》553页，布伦施维格编。圣奥斯定在几个世纪前也宣讲过同样的道理：「基督如今已升天受荣光，但祂仍在世上承受着我们——祂奥体的肢体——所要承受的一切痛苦。」（《我主升天讲道集》「除了从天降下的那一位，没有人升天。」梵蒂冈网站）

[7]圣施礼华《基督刚经过》168

[8]安底约纳爵《致罗马人书》6

[9]圣奥思定《圣咏释义》20,11,8;另参伯前1: 18-19、格前6: 20、依53: 5

[10]参阅罗5: 12-17;8: 1-13

[11]圣德蕾莎修女《来作我的光》
146页

[12]《比你的心更大：痛悔与和好》
主业团官网

贡萨洛·德拉莫雷纳 和 卡洛斯·艾克塞拉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Zhan-Dou-Qin-Jin-Shi-
Ming-7-Wo-She-Qi-Sheng-Ming-Shi-
Wei-Liao-Zai-Qu-Hui-Ji-Du-Tu-Xi-
Sheng-De-Yi-Yi-i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Zhan-Dou-Qin-Jin-Shi-Ming-7-Wo-She-Qi-Sheng-Ming-Shi-Wei-Liao-Zai-Qu-Hui-Ji-Du-Tu-Xi-Sheng-De-Yi-Yi-i/) (2026年2月3日)